

美国哈佛藏本、日本庆应藏本《女开科传》及其与“春风文艺”刊本校补记

〔新加坡〕 辜 美 高

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，近年将大连图书馆所珍藏的一批明末清初小说，加以整理出版，这对于从事研究古典小说的工作者来说，实在是一件快事。该丛刊中有一本题名《女开科传》（以下简称为春风本），《出版说明》说：“原书中有数处字、词疑为讹误，因无他本对校，初版暂存；难辨之处，以□代之。”根据笔者所知，日本东京的庆应义塾大学、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各藏有一本（以下简称庆大本、哈佛本），蒙庆应大学的尾崎康教授、金文京教授、八木章好先生的协助，笔者终于获得庆大的珍藏本影印稿，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惠允拍摄胶卷，使笔者有机会从事《女开科传》的校勘工作，谨此志谢。在未正式胪列校勘条目之前，拟先介绍此两个善本，俾读者对此两本有一认识。不妥之处，尚请海内外专家指正。

一、《女开科传》之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本 与美国哈佛大学藏本

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在《女开科传》条下说，“日本宝历甲戌（1754年）《舶载书》有何必居梓行本”，可知《女开科传》传入日本，已有二百三十四年的历史。当时输往日本的《女

开科传》共有多少本，已无法详知，但庆应大学所藏的本子正好是何必居所刊行者，这个本子孙楷第并未见过，因此很值得我们重视。

1957年，庆大教授藤田祐贤在该校学报《艺文》第七期上撰文介绍，文章题名为《资料介绍：炎凉岸·女开科传·知不足斋原本批点聊斋志异》，其中关于《女开科传》的介绍部份，现在节录译文^①如下：

《女开科传》的作者不详，该书约在康熙末年、乾隆初年出版。原书共四册，封面长22.3厘米，宽12.6厘米，蓝底题笺上用泥金写上：“女开科传 伊卢州藏”……。原书题为岐山左臣编次，江表鑫庵参评，封面镌“女开科传”、“名山聚镌”。有图十二幅，第十一幅，下记刻工“黄顺吉”名字，第十二幅右上角记绘者“古越马云生”名字。两边无边栏，栏高18厘米，宽10.5厘米，半页8行，行18字，版心白口，除页数、回数外，还题“花案奇闻”，首页题“女开科传虎丘花案逸史”。

第一册（包括目录、插图、正文第一回至第三回）共五十五页；第二册（第四回至第六回）共五十三页；第三册（第七回至第九回）共五十页；第四册（第十回至第十二回）共五十八页；第四册连同扉叶本有五十九页，由于第十五页及第十六页重复，因此，实际上的页数为五十八页；第十二回回末也有残缺。

藤田祐贤氏的介绍很精细，大致上的情形是如此。笔者所据的影印本，未知何故，第十一回缺第八页，在缺页之前，有一处错乱不堪，显然是印刷前雕版已搞乱所致。春风本所删去的鑫庵评语，在大连图书馆藏本（以下简称大连本）原附于何章之末，不得其详，但庆大本之鑫评则分别见于第一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回，第十二回的鑫评残缺不全。

哈佛本原为齐如山所藏，后归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。从胶卷考察，该书半页8行，行18字，版心除回数、页数外，上端刻“万斛泉”，下端刻“花案奇闻”，全书共十二回，五、六两回全缺。此外，第三回序诗及开头的那一面（即春风本3/23—6/23〔斜线前为行数，斜线后为页数，下同〕）哈佛本第十一回一段（即春风本18/108—13/109）比大连本简略外，第十二回（即春风本12/120—2/121）也略残。其他各回，大致与春风本相同。春风本脱漏之处，哈佛本多数不脱；哈佛本字迹清楚，正可纠正春风本的错误多处。（春风本是根据大连本整理排印，大连本笔者未见。）吴晓铃说：“齐氏藏本与大连图书馆藏名山聚刊《女开科传》题款及行格同”^②，吴氏的观察大致不错。

据笔者的对校，哈佛本的插图跟庆大本相同，所记刻工、绘者名字，刻写部位相同，每半页的行数、每行字数均相同，字体大部份相同，因此推测哈佛本、大连本、庆大本这三个本子同属一源。笔者认为哈佛本与大连本虽然基本一致，但是成书时间可能有先后之分。哈佛本中的蠡庵评语（见第二、三、四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回。其中第二、第十二回蠡庵评语残缺不全）无从与春风本对校，因为大连本原有的蠡庵评语，春风本都已删去，在“出版说明”中，也未提及有他人的评语。但是现存哈佛本中的评语除蠡评外，还有“逸史”的评语一处^③，且排在蠡评之前。因此，笔者相信，如果春风本“出版说明”中所说可靠的话，哈佛本应早于大连本。庆大本表面看则系删节大连本或哈佛本一类的书，所删节、润饰部份不是很多，所录的评语也只有蠡庵一家。对刻写字体经过一番比较后，笔者深信哈佛本、庆大本可能同一雕版印刷（庆大本删节、润饰部分，另行刻写）。庆大本由于刊落一些文字，影响原有的页码，有些须改刻，因此庆大本中的页码，有些显得很不自自然。哈佛本版心上端刻的“万斛泉”，在梓行庆大本时可能挖掉，而每回卷前的书名《万斛泉》

则改刻为《女开科》，回目的字体风格则多数与哈佛本相同。这样看来，这三个本子，应以哈佛本为最早，大连本次之，庆大本最晚。

注：

①见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毕业论文：陈欣哲《女开科传与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》，1987/88年。

②见《明清小说论丛》（第一辑）页299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，1984年。

③逸史评语见哈佛本第四回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哈佛本中现存的蠡庵评语有三处提到“逸史”，即第四回、第十回、第十一回。第十回蠡评赞“逸史”“善于造梦”，第十一回指出“逸史亦不过只始终为丽卿停粧而作缘耳”。又据蠡评字里行间，“逸史”似乎是作者的化身。在《新镌增定古本北西厢弦索谱》（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藏）首页有“东吴逸史袁于令箴庵参著”文字。（见《汉学研究》第6卷第1期页329的书影。）可见小说家喜以“逸史”自称。

二、春风文艺出版社排印本校补记

以下用美国哈佛藏本、日本庆大藏本，逐回择要校订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排印本的文字异同与失误处。按语前，均为1983年版春风本原文与页行出处。

第一回

“不是赌局，就是帮嫖”（19—20／2）。按“就是帮嫖”，庆大本作“原是帮□”。（“□”原不缺，但字划模糊）笔者以为改作“原是帮闲”较佳，春风本有“帮闲聚（局）赌”（9／26）句，可参证。

“动人我见怜之想”（19—20／9）。按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动人我见犹怜”。

“销王枕于黄粱”（7／11）。按：“王枕”疑为“玉枕”之

误，春风本失校。

第二回

“谁晓得那倚妆原是旧家骨肉”（11/13）。按“旧家骨肉”，庆大本作“旧家骨血”。“骨肉”庆大本多处作“骨血”，作“骨血”较合当时的语言习惯，春风本1/104也有“骨血”一词，可证。未知大连本原文如何？

“这就是他们的本事了”（5—6/17）。按“他们的本事”，庆大本作“他们的本等”，较佳。春风本19/90有“自有本等要做的事”的句子，可参证。“本等”，即“本分”的意思。未知大连本原文如何？

“三个一字一读”（10/20）。按春风本“一字一读”未妥，不知大连原本如何？但庆大本作“一字一瓩”，较佳。

第三回

“无非是芳塘绿亩之遗弃滞穗”（3/24）。按春风本“遗弃滞穗”，不词。庆大本作“遗秉滞穗”，“秉”，穗也，“遗秉”与“滞穗”，义近相对。

“然而那在下等的朋友也不要埋怨自家的文章不是锦绣”（13—14/24）。按“下等的朋友”，庆大本作“下第的朋友”，春风本以“第”为“等”。

“女子笑应道”（21/28）。按“女子”，庆大本作“女丁”，春风本上下文亦作“女丁”。

“穿条□裙子”（9/30）。按“穿条□裙子”，庆大本作“穿条木裙子”，不缺，可从。

第四回

“那才人感愤激烈之气没处发泄”（12/33）。按“那才人”，庆大本作“即才人”，较佳。

“甚而竟把吾辈偶然不美手脚”（14/34）。按春风本“不美手脚”，不词。庆大本作“不弄手脚”。

“梁、张二房共取中式一十八卷”（8/35）。按“梁、张二房”，庆大本作“梁、张二房考”，庆大本较佳。

“鹄啼未语肠疑断”（21/36）。按春风本“鹄啼未语”，不词。哈佛本、庆大本均作“鹄喉未语”，与下句“柳眼初开”对，是。

“百里平湖浮野鹭”（8/37）。按“百里平湖”，哈佛本作“百里平潮”。

“□矣，万民保障”（6/41）。按“□矣”，哈佛本作“允矣”，不缺，与下句“诚哉”对。可从。

“就到那患难迫促之机”（13/42）。按“迫促之机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均作“迫促之极”。二本文义较优，可从。

“故此丽卿来到临期”（16/42）。按“来到临期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均作“未到临期”，与下文“先已心动”相接连，文义较佳。

第五回

“拿定是不□□□的”（21/48）。按“不□□□的”，庆大本作“不歇不泄的”，不缺，可从。

“一般妇人□□被人耻笑”（22/48）。按“□□被人耻笑”，庆大本作“养汉被人耻笑”，不缺，可从。

“被相公弄弄”（3/49）。按“被相公弄弄”，庆大本作“被相公们弄弄”，庆大本是。复数的“们”字在明清已被应用，甚值得注意。

“你岂不知道我的□□吗”（9/49）。按“不知道我的□□”，庆大本作“不知道我的此物”，不缺，可从。

春风本注明“〔缺五十六字〕”（10/49）。按庆大本此处不缺，可补之：“斗粟不垂，金钗不倒，百尺竿头盍背，木樨花窟生香。滴成几点之菩提，从此元通妙术，传斯须之钵杖，而今了悟无生。我非托之空言，尔岂忘诸实事”。此处未知大连本果

真缺否？

“宪□行妖”（19/51）。按“宪□行妖”，庆大本作“宪宁行妖”，不缺，可从。

“犹如小官们初破那种光景”（23/51）。按“小官们初破”，庆大本作“小官们初破瓜”，可从。

春风本注明“缺136字”（22/53）。按庆大本不缺，可补之：“把一个孤老臭的光头，亲亲的搯在两奶中间，十个手指头，牢牢的挖着两腿缝里，还有妇人那要紧去处，紧紧张开，吸着和尚的尊臀，一步一颠，颠将出去。驼得健燥的，又赶进来找零，无所不至的插科打诨。这都是那些前世苦行的和尚修积来千载奇逢。那时节，寺外旁观之人，拍手顿足，大笑大乐，没一个不思量剃落了这两根头发，出家做个和尚。”

第六回

春风本注明“（原书第一页佚）”（3/55）。按庆大本不佚，可补之：

“今朝欲□问扁舟，有楫无人未肯浮。

露出一团情甚好，吹开两片意才休。

天缘不与人心合，国法方知我自投。

正是水平波又起，招来风雨满江愁。

可恨这些坏法的淫僧，既占尽了天下名山胜概，复讨尽了色界便宜。偏有那些宰官获（？）法，世宦皈依，拼着自己的娇妻幼子，为佞佛长生之计，世所谓由（？）布施者是也。当初汉梁诸君创闢闍黎弘训，请迎经忏佛牙，留此异流，貽毒中国者，总因缘障未开，喜供面牺之祭，业尘犹拥，愿奴同泰（塔名一原注）之身，虽功遍檀林，施逾宝钵，皆是贪痴赎罪之念所以致此。”

“几张疏簿作良田”（8/56）。按“疏簿”，庆大本作“疏薄”。（薄，水草丛生之地也。）异文也。

“呆呆世上之懒民”（13/56）。按“呆呆”，庆大本作“岂

直”。

“悠然而逝”(17/56)。按“悠然”，庆大本作“倏然”，甚确。悠，倏，形近易误。

“又偏有许多□色”(23/57)。按“许多□色”，庆大本作“许多认色”。

“辑获中解”(12/60)。按“辑获中解”，庆大本作“辑获申解”，文义较佳。春风本11/63的“中解”，也应同作“申解”。

“即刻即奉白金百两”(18/61)。按“即刻即奉白金”，庆大本作“即刻就奉白金”。

“切恩神明公断”(4/63)。按“切恩神明”，庆大本作“切思神明”，是。恩、思形近易误。

“一面添着捕缉”(12/63)。按“一面添着捕缉”，庆大本作“一面添差捕缉”，是。又春风本11/74有“然后添差严拿余犯”，可参证。

第七回

“刀风泼地”(13/66)。按庆大本、哈佛本作“刁风泼地”，

“因把丽卿吩咐要说的话详细述了一遍”(7/69)。按“把丽卿要说的话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把丽卿要说的说话”。“说话”一词，在明清是一个惯用语。

“回将转来……那一起能干的，都鸟飞兔走了”(5/70—24/70)。按此处，庆大本加以润饰，故殊异地方甚多；但哈佛本基本上与春风本同。

“撞着焦家老娘”(22/71)。按“焦家老娘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焦家大娘”。

“那贴天老大跑进跑出”(24/71)。按“那贴天老大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那贴天老犬”。未知大连本作何字。

第八回

“愈觉天烧”（13/82）。按“愈觉天烧”，哈佛本作“愈觉夭烧”，是。

“有述置邮传命之语”（16/83）。按“述置邮传命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速置邮传命”，是。

“此真三代之遗事”（9—10/85）。按“此真三代之遗事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此直三代之遗直”。

“虚损□□喘息”（22/85）。按“虚损□□喘息”，哈佛本作“虚损奄奄喘息”，不缺，可从。

“虾弓捣蒜不消停”（2/86）。按“虾弓捣蒜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虾弓蒜捣”，较佳。

“就如处置母夜叉一段情白”（8/87）。按“一段情白”，哈佛本作“一段情由”，甚确。

第九回

“却是一双活货”（19/88）。按“一双活货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一双活宝”，较佳。

“十载形魂凡屡定”（6/89）。按“十载形魂凡屡定”，庆大本作“十载形魂几屡定”，较佳。

“就是文娟三个这番惊散以后，并不敢倚门买笑”（15—16/89）。按春风本、庆大本此处“买笑”当为“卖笑”之误。春风本11/15有“卖笑”一词，可参证。

“颇外丈夫气概”（18/90）。按“颇外丈夫气概”，哈佛本作“颇有丈夫气概”。

“何不弃此”（21/90）。按“何不弃此”，哈佛本作“何不乘此”，较佳。

“牵裾留连”（24/90）。按“牵裾留连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牵裾留连”。裾，前襟也。

“一路凄凄”（18/91）。按“一路凄凄”，庆大本作“一

路凄其”，较佳。又，春风本“凄凄”出现多次，庆大本均作“凄其”。

“或窜於西冷”（7/91）。按“西冷”，哈佛本作“西泠”是。“西泠”，杭州地名，下文亦说去杭州。

“一则来拜谒神明指引之恩”（18/96）。按“拜谒神明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均作“拜谢神明”，较佳。

“公孙弘东阁待客”（1/97）。按“东阁待客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东阁延客”。

第十回

“甚至降点流窜极于远方”（3/99）。按东风本“降点流窜”，不词。哈佛本作“降黜流窜”，极确。

“何况日下京中人回花案一事，都下盛传”（15/100）。按“何况日下京中人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何况目下京中人”，是。

“然是作怪得紧”（11/102）。按“然是作怪”，哈佛本作“煞是作怪”，是。

“缸泊水中”（2/106）。按“缸泊水中”，庆大本作“缸泊水口”，较佳。

“逐寄此身于一叶”（13/107）。按“逐寄此身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遂寄此身”，甚确。

第十一回

“而庸碌之人〔却〕单只怕天去难为他”（16/109）。按“〔却〕单只怕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又单只怕”，不缺，当从后者为宜。

“度黄昏，眼黄昏”（11/110）。按“眼黄昏”，显误；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恨黄昏”，是。

“讨〔得〕香目出来一看”（12/111）。按“讨〔得〕香目”，哈佛本作“讨他香目”，不缺，可从。

“绾春园内有一个病试的场主”(9/112)。按“病试的场主”，哈佛本作“病试的杨生”。

“〔腔〕着投递白卷”(14/112)。按“〔腔〕着投递白卷”，哈佛本有“腔”字，春风本补字不误。

“便将掉舟长行”(13/113)。按：“掉舟长行”，庆大本作“掉臂长行”，哈佛本作“掉棹长行”。

“升受京台”(7/114)。按“升受京台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均作“升受京堂”，较佳；春风本15/127有“京堂公曰”句，可证。

“做些低微手艺”(6/115)。按“做些低微手艺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做此低微手艺”。

“久往姑苏”(9/115)。按“久往姑苏”，庆大本作“久住姑苏”，可从之。

“都在京中歇宿”(6/116)。按“京中歇宿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店中歇宿”。

“上他一个给假省亲的本儿”(11/117)。按“给假省亲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“给驾省亲”。

“都在花业里头”(7/118)。按春风本作“花业里头”，不词。庆大本作“花丛里头”，甚是。

第十二回

“把这些传奇异的手段”(6/120)。按春风本“传奇异的手段”，不词。庆大本作“传奇摭异的手段”，是。未知大连本是否如此。

“拜谢他夫妻两口活命之恩”(3/122)。按“两口活命之恩”，庆大本作“水口活命之恩”。

“偶而参谒上司”(18/122)。按“偶而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偶因”。

“寥落盼孤寒”(2/124)。按“盼孤寒”，误。哈佛本、

庆大本均作“盼孤岑”，“孤岑”合韵，又对上句“绝处”，是。

“江流泪落襟”（8/124）。按“江流泪落襟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作“江流泪落深”。

“从前罪过都在老夫一身了”（8/127）。按“都在老夫一身”，哈佛本作“到都在老夫一身”，多一个“到”字，甚佳

“既是不行”，（15/127）。按“既是不行”，庆大本作“既是不肯”。

“有这等与老公的新娘子”（8/128）。按“这等与老公的新娘子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均作“这等要老公的新娘子”。

“认了夫人”（13/128）。按春风本“认了夫人”，哈佛本、庆大本均作“认了丈人”，甚确。未知大连本如此否？

“谱出词场亦快哉”（12/130）。按“亦快哉”，哈佛本作“一快哉”，较佳。

附录 《引》

“继而出自不已之事”（9/131）。按“出自不已之事”，哈佛本作“出之不已之事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

花案奇聞

女界科傳

何必居梓行

花案奇聞小說萬斛泉目次

岐山左氏編定

蠡庵居士批評

第一回

新傾蓋風流出陣

第二回

誤尋芳花煞勾嬌

第三回